

食用同类的追随者们觉得爱与死是炼金

原创 泡泡 灰暗的紧迫性 2018-06-09 00:30

我毕业了。这时候可能本来应该放一首黄英华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但介于我这个业实在是毕得不怎么顺利，甚至恐怕还会导致之后的读研计划也要推迟，以至于不得不gap一年，简直是把业活活毕成了一个业障，所以还是放一首户川纯的《Not Dead Luna》更加应景：喝下盐酸，割了颈静脉，我却没有死，我没有死成；从五楼跃下，无视交通灯，我却没有死，我没有死成；……肝肠寸断，绝望的时候，我也是死不了的吧，死不了的吧……

五月的时候去看户川纯的现场，在场每个人都疯了，真的，每个人。没疯的看起来也差不多要晕过去了。不过这确实是户川纯的现场该有的氛围，毕竟户川纯唱的又不是，唔，比如说，河南梆子（没有影射郭永章的意思真没有）。当然河南梆子也挺好，“千般难，万般难，听我从头说一番；耳聋难与人说话，差七差八惹人嫌；雀蒙眼，似鳔沾，鼻泪常流擦不干。”只是现场氛围不大一样。我们还是说回户川纯，户川纯是最生动的肉欲少女的化身。我刚开始听她的歌那阵，觉得自己喜欢的是她那种甘于把自己去人格化、大方陈列出自己的暴戾和腐坏、为爱欲自毁般的疯劲儿，毕竟谁不喜欢危险而充满激情的人呢。但后来看到她在采访里说：想要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想遇见那种把自己的价值观全部破坏掉的人，我仍有那种柔软性。采访文章里说，所以她才终于不想死了，想活下来继续被损毁和重塑。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户川纯身上的少女感不是来自于审美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这种有无限弹性的接受度。有一个以前我喜爱的剧作家说：过去我觉得，要么就全部，要么就没有。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因为我把自己的自我建立在太多细枝末节的东西上，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是一堆又脆又硬的碎片。一个良好的自我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一个柔软的，有弹性的大圆球。

当然我也不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良好的自我”……自我这个东西本来就挺让人烦的，不同人的自我对我来说的可能只存在在“让人有点烦”和“让人特别烦”这种区别，包括我自己的。不过这个说法让我对少女感这事儿豁然开朗。少女感更像是由一种开放性铸成的，它乐于自我批判，自我毁灭，也乐于死而复生。换言之，它不设立绝对的边界和底线，而是任由它所渴望的力量把它推翻，而后汲取这种力量中自己能够适应的部分，再卷土重来。少女靠自己不停死着的先天能力而活。

不过您可要注意了，千万别因为我这番描述就进入对我口中所谓少女唯美形象的无限幻想中。我经常觉得，一旦一个女性被认为是美的，迷人的，那基本就是她受到压迫的开始，也是她借助这种唯美幻想开始反抗乃至复仇的开始。女性的性别红利与灾祸说到底是一体两面的，置身于美即置身于缓刑，而没人能在其中拖延太久。

前两天我重看了朴赞郁的《蝙蝠》。朴赞郁显然不是一个伟大的导演，甚至也不算特别高明，但他那股子甜蜜又血腥的匠气还是很令我喜爱。我建议大家不要只爱伟大的导演，也不要只夸高明的导演，精神垃圾食品（浦师的比喻）也是值得在我们视野中占领一席之地的。除了伟大的人和高明的人，也应该允许我们偶尔赞美一下自私的人，下流的人，无耻的人，惺惺作态的人……在朴赞郁的作品中，他个人的恶趣味其实远远大于对任何社会问题的反思态度，不过这种形式先行的姿态也是我喜爱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蝙蝠》简单来说是一个神父与已婚少妇偷情的故事，这位神父尚贤抱着必死之心去做了一个抗病毒药物测试的志愿者，结果成为了500人中唯一的生还者，代价是必须靠吸食人血才能活下去。他去为一个罹患智力障碍的童年玩伴康宇做祈祷时，爱上了对方的妻子泰珠。而泰珠也乐于引诱他，并向他诉苦表示自己长期遭受白痴丈夫和恶毒婆婆的欺压。在泰珠的诱使下，尚贤杀死了康宇，将泰珠变成了吸血鬼，而且出于种种掩盖罪行或是吸食血液的需要，杀害了包括自己养父在内的一系列无辜者……

最后尚贤意识到罪行已经无可挽回，于是强行拉着泰珠来到海边的悬崖上，两人一起看着日出被烧成了干尸。这一段简直有点钟楼怪人结尾般的派头了。

两年前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在豆瓣短评里提到了自赎与堕落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看《老男孩》时我也提到了复仇的互动辩证谜题，朴赞郁也确实很爱揭示这一类人生的荒谬。不仅仅是“用力过猛，必得其反”，更是“一切是中都隐含着否”，一切力量中都隐含着反向的另一个

力。

尚贤神父在疗养院做抗病毒药物测试时，曾有这样一段祈祷念白：像躲避身躯腐烂的病患般让大家都躲避我，像截断四肢的病患般让我不能任意移动自己的身体，将我的两颊拿去让眼泪无法流于其上，将我的嘴唇和舌撕碎让我无法用它犯罪，将我的手指甲和脚趾甲拔去让我连最小的物品也无法握住，将我的肩和背扭曲让我无法担负任何事物，像脑里有肿瘤的病患让我没有正常的智力，蹂躏我曾宣誓过的贞洁让我没有尊严可言，使我一直处于耻辱中让所有人无法为我祷告。

毫无疑问，尚贤神父强烈地渴望着获得耶稣基督曾经承受的痛苦，以身殉道，他乐于承担世俗意义上的脏污、身体的腐烂和病痛、世人的嫌恶与背离，以此来自我救赎，换取自己精神的无上纯净，成为归顺于神的儿女。然而结果却全然相反，他因为在病毒测试中存活下来而被民众奉为恩赐的先知，所有人都哀求他来为自己患病的亲人祈祷，他因为得到吸血鬼的习性而同时也具备了超乎普通人类的四肢弹跳能力，他用嘴和舌吸食人血，他与已婚少妇享受肉体之欢，他杀害无辜者……总之，他的肉体完美无缺，百毒不侵，一切伤口都可以自愈，他本人也饱受敬仰，而他的精神却滑向了深渊。

再也不会比这更真诚，更动人的故事了，一个人许愿获得某个事物或状态，然后得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东西。豆瓣上的讨论倾向于认为神父是被一己私欲所摧毁的。谨慎啊，朋友们，不是谨慎于被欲望所控制，而是当欲望产生的一刻，与欲望的结果相反的另一欲望的结果也就随之产生了，你可以选择抵抗那个相反的结果，但你甚至可能会想要去爱它，你甚至可能在暗中期待着看到自己血流满面，你从这片残渣中品尝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的滋味……说到底，也许欲望根本就不是一件需要结果的事，也许控制或不控制都不可能改变欲望的存在。我不认为结果很重要，我的经验是，当相互作用力相叠到最大值，欲望就会被抵消掉。面对这样的力量，人恐怕也不会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大的选择的余地吧。

另外疯狂推荐大家去观赏饰演女主角的金玉彬在本片中的表演，一位苍白，细小，病态，慵懒，傲慢，恶毒而满口谎话的少女，所有人都会想要与之偷情的。

*题源二十月诗作《杜普教授的搁浅计划》

投币给我然后许个愿

